

蔡东藩著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前汉通俗演义 后汉通俗演义
 两晋通俗演义 南北朝通俗演义 唐史通俗演义
 五代史通俗演义 宋史通俗演义 元史通俗演义
 明史通俗演义 清史通俗演义 民国通俗演义

元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元史通俗演义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维玲
插图：戴宏海
封面设计：池长尧

中国
历代
通俗
演义

元史通俗演义

出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
发行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印刷 杭州长风装订厂
装订 杭州长风装订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7
印数 1—10000
版次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3-01353-X/K·367
定价 15.50元
全套 280.00元(11册)

蔡东藩著

太后孛儿帖



元太祖帖木真



木华黎

赤老温

博尔忽

博尔术



元太宗窝阔台



耶律楚材



乃马真后

元成宗铁木耳



元世祖忽必烈



出版说明

《元史通俗演义》为蔡东藩撰写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

本书叙述了元代的兴亡。自帖木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忽必烈定国号为元，直至朱元璋建立明朝。作者根据《元史》、《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及《元史译文证补》等资料，将元朝一百六十三年间的主要历史事件编写成通俗演义六十回，文笔流畅，故事生动，对读者了解我国元代历史和蒙古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4月

自序

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而元史独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职也，文献不足征耳。元起朔漠，本乏纪录，开国以后，即略有载籍，而语不雅驯，专属蒙文土语，搢绅先生难言之。逮世祖朝，始有实录，相沿至于宁宗，共十有三朝。然在世祖以前，仍多阙略；世祖以后，则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史为国讳，无足怪也。元亡明兴，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祚为总裁，二月开局，八月书成。惟顺帝一朝，史犹未备。又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遗事，明年二月，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颁行后，已有窃窃然滋议者，盖其时距元之亡，第阅二三年，私家著述，鲜有所闻，无由裒合众说，核定异同。观徐一夔与王祚书，谓：“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元不置日历，不设起居注，惟中书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即据以修实录，其于史事已多疏略。至顺帝一朝，且无实录可据，唯凭采访以足成之，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云云。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不克完善，在徐氏已预知之矣。厥后商辂等续撰《纲目》，薛应旂复作《通鉴》，陈邦瞻又著《纪事本末》，体制不同，而所采事实，不出正史之外，其阙漏固犹昔也。他若《皇元圣武亲征录》，记太祖、太宗事，元秘史亦如之，语仍鄙俚，脱略亦多。《丙子平宋录》记世祖事，《庚申外史》记顺帝事，一斑之窥，无补全史。而《元朝名臣事略》，暨《元儒考略》等书更无论已。自明迄今，又阅两朝，后人所作，可为《元史》之考证者，惟《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及《元史译文证补》等书。《元史译文证补》，出自近年，系清侍郎洪钧所辑，谓从西书辗转译成，其足正元史之阙误者颇多，顾仅至定、宪二宗而止。《蒙鞑备录》及《蒙古源流》亦一秘史类耳。明、清二代多宿儒，容有

钩隐索沉，独成善本，惜鄙人见闻局隘，未能一一尽窥也。本年春，以橐笔之暇，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阙，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不揣鄙陋，窃欲融合中西史籍，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寻以材力未逮，戏成演义，计六十回。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语则从俗，不欲求深，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茶余酒后，取而阅之，非特足供消遣，抑亦借广见闻，海内大雅，其毋笑我芜杂乎？是为序。

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海上寓庐

目 录

第 一 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1
第 二 回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	8
第 三 回	女丈夫执旗招叛众	小英雄逃难遇救星	15
第 四 回	追失马幸遇良朋	喜乘龙送归佳偶	22
第 五 回	合浦还珠三军奏凯	穹庐返幕各族投诚	28
第 六 回	帖木真独胜诸部	札木合复兴联军	34
第 七 回	报旧恨重遇丽姝	复前仇迭逢美妇	42
第 八 回	四杰赴援以德报怨	一夫拚命用少胜多	48
第 九 回	责汪罕潜师劫寨	杀脱里特力兴兵	55
第 十 回	纳忽山孱主亡身	斡难河雄酋称帝	62
第 十 一 回	西夏主献女乞和	蒙古军入关耀武	69
第 十 二 回	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继嗣定议西征	76
第 十 三 回	回首投荒窜死孤岛	雄师追踪穷极退方	83
第 十 四 回	见角端西域班师	破钦察归途丧将	92
第 十 五 回	灭西夏庸主覆宗	遭大丧新君嗣统	99
第 十 六 回	将帅迭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	106
第 十 七 回	南北夹攻完颜赤族	东西遣将蒙古张威	113
第 十 八 回	阿罗思全境被兵	欧罗巴东方受敌	120
第 十 九 回	姑妇临朝生暗衅	弟兄佐命立奇功	127
第 二 十 回	勤南略赍志告终	据大位改元颁敕	135
第 二 十 一 回	守襄阳力屈五年	覆厓山功成一统	142
第 二 十 二 回	渔色徇财计臣致乱	表忠流血信国成仁	150

第二十三回	征日本全军尽没	讨安南两次无功	156
第二十四回	海都汗连兵构衅	乃颜王败走遭擒	163
第二十五回	明黜陟权奸伏法	慎战守老将骄兵	170
第二十六回	皇孙北返灵玺呈祥	母后西巡台臣匿奏	177
第二十七回	得良将北方靖寇	信贪臣南服丧师	184
第二十八回	蛮酋成擒妖妇骈戮	藩王入觐牝后通谋	191
第二十九回	诛奸慝怀宁嗣位	耽酒色嬖幸盈朝	198
第三十回	承兄位诛逐奸邪	重儒臣规行科举	204
第三十一回	上弹章劾佞无功	信俭言立储背约	211
第三十二回	争位弄兵藩王两败	挟私报怨善类一空	217
第三十三回	隆孝养迭呈册宝	泄逆谋立正典刑	224
第三十四回	满恶贯奸相伏冥诛	进良言直臣邀主眷	230
第三十五回	集党羽显行弑逆	扈銮踣横肆奸淫	236
第三十六回	正刑戮众恶骈诛	纵奸盗百官抗议	242
第三十七回	众大臣联衔入奏	老平章嫉俗辞官	249
第三十八回	信佛法反促寿征	迎藩王入承大统	257
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称尊颁敕	太平王杀敌建功	264
第四十回	入长城北军败溃	援大都爵帅驰归	270
第四十一回	倒刺沙奉宝出降	泰定后别州安置	278
第四十二回	四女酬庸同时厘降	二使功进克日登基	284
第四十三回	中逆谋途次暴崩	得御宝驰回御极	290
第四十四回	怀妒谋毒死故后	立储君惊遇冤魂	296
第四十五回	平全滇诸将班师	避大内皇儿寄养	303
第四十六回	得新怀旧人面重逢	纳后为妃天伦志异	309
第四十七回	正官方廷臣会议	遵顾命皇侄承宗	315
第四十八回	迎嗣皇权相怀疑	遭冥遣大师病逝	319
第四十九回	履尊择配后族蒙恩	犯阙称兵豪宗覆祀	325
第五十回	辱谏官特权停科举	尊太后变例晋徽称	330

第五十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报国大义灭亲	336
第五十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儿	用贤相并征名士	343
第五十三回	宠女侍僧加后服	闻母教才罢弹章	348
第五十四回	治黄河石人开眼	聚红巾群盗扬镰	354
第五十五回	失军心河上弃师	逐盗魁徐州告捷	361
第五十六回	番僧授术天子宣淫	嬖侍擅权丞相受祸	367
第五十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义	董博霄河北捐躯	374
第五十八回	扫强虏志决身殒	弑故主行凶逞暴	380
第五十九回	阻内禅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诛	387
第六十回	群寇荡平明祖即位	顺帝出走元史告终	394

第一回

感白光孀妹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无论古今中外，统是这般见解，这般称呼，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帝有五，王有三，历秦、汉、晋、南北朝，及隋唐、五季、南北宋，虽未尝一姓，毕竟是汉族相传，改姓不改族。其间或有戎狄蛮貊，入寇中原，然亦忽盛忽衰，自来自去，如獯鬻，如猃狁，如匈奴，不过侵略朔方，没有甚么猖獗。后来五胡、契丹、女真，铁骑南来，横行腹地，好算得威焰熏天，无人敢当，但终不能统一中国；几疑天限南北，地判华夷，中原全境，只有汉族可为君长，他族不能躡入的。谁知南宋告终，厓山尽覆，赵氏一块肉，淹入贝宫，赤胆忠心的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或溺死，或被杀，荡荡中原，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一朝天子一朝臣，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有说的是天命，有说的是人事，小子也莫名其妙，只好就史论史，把蒙古兴亡的事实，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诸君细阅一周，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

且说蒙古源流，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向居中国北方，打猎为生，自成部落。嗣后与邻部构衅，屡战屡败，弄到全军覆没，只剩了男女数人，逃入山中。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衮，层峦迭嶂，高可矗天，惟一径可通出入，中有平地一大方，土壤肥美，水草茂盛。男女数人，遂借此居住，自相配偶，不到几年，生了好几个男女。有一男子名叫乞颜，生得膂力过人，所有毒虫猛兽，遇着他，无不束手立毙。他的后裔，独称繁盛。土人叫他作乞要特，“乞要”即“乞颜”的变音，特字便是统类的意义。种类既多，转

嫌地狭，苦于旧径芜塞，日思开辟。为出山计，辗转觅得铁矿，洞穴深邃，大众伐木炽炭，篝火穴中，又宰了七十二牛，剖革为筒，吹风助火，渐渐的铁石尽熔，前此羊肠曲径，坍的坍，塌的塌，忽变作康庄大道，因此衢路遂辟。

数十传后，出了一个朵奔巴延，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牧。一日到了不儿罕山，但见丛林夹道，古木参天，隐隐将大山笼住。都蛙锁豁儿向朵奔巴延道：“兄弟！你看前面的大山，比咱们居住地，好歹如何？”朵奔巴延道：“这山好得多哩。咱们趁着闲暇，去逛一会子何如？”都蛙锁豁儿称善，遂携手同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不得已援着木，扳着藤，猱升而上，费了好些气力，竟至山巅。兄弟两人，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小坐片刻。四面瞭望，烟云缭绕，岫屿回环，仿佛别有天地。俯视有两河萦带，支流错杂，映着那山林景色，倍觉鲜妍。

朵奔巴延看了许久，忽跃起道：“阿哥！这座大山的形势，好得很！好得很！咱们不如迁居此地，请阿哥酌夺！”说了数语，未闻回答，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复叫了数声哥哥，方闻得一语道：“你不要忙！待我看明再说！”

朵奔巴延道：“看甚么？”都蛙锁豁儿道：“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朵奔巴延着：“行人不行人，管他做甚！”都蛙锁豁儿道：“那行人里面，有一个好女儿！”朵奔巴延不待说毕，便说道：“哥哥痴了！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都蛙锁豁儿道：“不是这般说；我已有妻，那女儿若未曾嫁人，我去与他说亲，配你可好么？”朵奔巴延道：“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如何辨别妍媸？”都蛙锁豁儿道：“你若不信，你自去看明！”朵奔巴延少年好色，闻着有美女子，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

看官到此，未免有一疑问，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不清？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能望至数里以外，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他能见人所未见，所以命弟探验真实，

自己也慢步下来。

那时，朵奔巴延一口气跑到山下。果见前面来了一伙百姓，内有一辆黑车，坐着一位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的美人儿。不由的撇了几眼，那美人似已觉着，也睁着秋波，对朵奔巴延睐了一睐。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等到美人已近面前，他尚目不转睛，一味的痴望。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方扭身转看，击掌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他也不遑细问，复转身去看着美人，但听得背后朗声道：“你敢是痴么！何不问他来历？”朵奔巴延经这一语，方把痴迷提醒，忙向前问道：“你们这等人，从哪里来的？”有一老者答道：“我等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家。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朵奔巴延道：“这年轻女子，是你何人？”那老者道：“是我外孙女儿。”朵奔巴延道：“他叫甚么名字？”那老者道：“我名巴尔忽歹蔑尔干。只生一个女儿，名巴儿忽真豁呵，嫁与豁里秃马敦的官人。”朵奔巴延听了这语，不觉长叹道：“晦气！晦气！”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这事不成，咱们回去吧！”

都蛙锁豁儿道：“你听得未曾清楚，为何便说不成？”朵奔巴延道：“他说的名字，什么巴儿豁儿，我恰记不得许多，只他女是确曾嫁过了。”都蛙锁豁儿道：“瞎说！他说的是他女儿，并不是他外孙女儿！”朵奔巴延想了一想，才觉兄言果确。便道：“阿哥耳目聪明，还是请阿哥问他为是。”于是都蛙锁豁儿前行一步，与老者行了礼，问明底细，方知美人的名字，叫作阿兰郭翰。且由老者详述来历。因豁里秃马敦地面，禁捕貂鼠等物，所以投奔至此。都蛙锁豁儿道：“这山已有主人么？”那老者道：“这山的主人，叫作晒赤伯颜。”都蛙锁豁儿道：“这也罢，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老者答称尚未，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去对那外孙女儿说明。

这时候的朵奔巴延，眼睁睁望着美人儿，只望他立刻允许，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寻由老者说了数语，那美人竟脸泛桃花，越

觉娇艳，好一歇，方蒙这美人点首。朵奔巴延喜出望外，不待老者回报，急移步走至老者前，欲向老者行甥舅礼，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心中还恨着阿哥。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才由都蛙锁豁儿叫过朵奔巴延，谒过老者。复订明迎婚日期，方分手告别。

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他既肯把好女儿嫁我，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恰还要捱延日子？”都蛙锁豁儿道：“你不是强盗，难道便抢劫不成！”朵奔巴延才嚙口无言。

过了数天，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豹皮二张、狐皮二张、鼠獭皮数张，装入车中，令朵奔巴延着了喜服，率着车辆仆役，至不儿罕山迎婚。自昼至夕，已将美人儿迎回，对天行过夫妇礼，拥入房帟。这一夜的欢娱，不消细述。嗣后一索得男，再索复得男，长子取名布儿古讷特，次子取名伯古讷特。两儿尚未长成，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

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统是倔强得很，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朵奔巴延气愤填胸，带着一妻二子，至兄墓前哭了一场，便往不儿罕山居住。昼逐牲犬，夜对妻孥，倒也快活自由。老天无意做人美，偏偏过了数年，朵奔巴延受了感冒，竟卧床不起，临终时，与娇妻爱子，诀了永别，又把那善后事宜，嘱托连襟玛哈赉，一声长叹，奄然逝世了。

朵奔巴延既死，那阿兰郭斡青年寡偶，寂寂家居，免不得独坐神伤，唏嘘终日。幸亏玛哈赉体心着意，时常来往，所有家事一切，尽由他代为筹办，所以阿兰郭斡，尚没有什么苦况，做日和尚撞日钟，也觉得破涕为笑了。

转瞬一年，阿兰郭斡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俄而越胀越大，某夕，竟产下一男。说也奇怪，所生男子，尚未断乳，阿兰郭斡腹胀如故，又产了一男。旁人议论纷纷，那阿兰郭斡毫不在意，以生以养，与从前夫在时无异。偏这肚中又要作怪，膨胀十月，又